

彭荆风* 著
群众出版社



红指甲的女人

红 指 甲 的 女 人

彭 荆 风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四季青 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 开本9.375印张201千字插页 2

1989年 11 月第 1 版 1989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0414-8/I·125 定价:3.90元

印数: 00001—— 9000 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以描写军人生活为主的中篇小说集，共收集了作者的四部中篇小说。作者以犀利、流畅的文笔，生动地描写了战斗在边境和前线的官兵将士。《一团浅黑色的雾》写的是发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一件事。副连长方兴奉命带一个排的战士去佯攻，不久却从越军的广播中传来他叛变的消息，我军将士震怒了，连长陈涌为此受到株连。陈涌为方兴据理力争，深入调查，终于真相大白。《云里雾里》中的主人公高大壮是个有知识、有头脑、责任心强、爱帮助人的边防战士，但他却被排长指控与“瑶家姑娘有不正当的关系”，在被押解回团部的路上，遇到了潜入边境的越军。战斗中，高大壮的品质得到了血的检验。《红指甲的女人》是一篇描写武警战士和走私集团斗争的小说。岩丁奉命化装潜入傣乡，围剿走私集团的大头目“老大”。傣家姑娘依因为报答岩丁，巧妙地帮他脱离了险境，终将“老大”一伙一网打尽。《送你一片白云》则是一篇内容隽永的爱情小说。纯洁而有事业心的羊羊，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结识了作家于今，而于今又是她十几岁时最崇拜的作家，一丝柔情悄悄地爬上了心头。

目 录

一团浅黑色的雾1

云里雾里50

红指甲的女人146

送你一片白云241

一团浅黑色的雾

瓢泼似的大雨连续倾泻了几天，到下半夜才风停雨止。树枝叶上、草丛中挂满了晶莹的水珠；那被炮火打烂了的阵地上更是东一洼西一滩的积满了污泥秽水；就连刚刚从云层中钻出来的几颗疏星也似乎是水盈盈的。

浑身湿透了，又冷又饿又疲困的战士，望着那被撕扯成大大小小、透明得如同裹着一团团水的乌云，真有点担心，如果，有只飞鸟不慎撞着那些云块，可能又会喷出一大股水来。这几天，雨中作战真

是够呛了！

连续十个小时的激战，他们才先后把周围几个山头拿下。交通壕里积满了淹过膝盖的泥水，散发出渗合着血污的恶心臭味。一弯新月缓缓地在浮云间移动，时隐时现地把死白的微光撒在这残破的阵地上。月光下，连长陈涌和战士们那削瘦的脸色也是那么苍白冷峻。

山头虽然攻下了，连队也伤亡近半。刚才团指挥所打来电话，敌人可能还会反扑，要尽快构筑好防御工事。人手不够，他这个连长也只好弯着腰和战士们一起挖战壕。连续几天没睡过觉了，每挖起一铲土都好象托着一座沉重的大山，手臂酸痛得快抓不住铁铲了。他抬头看了看周围的几十名战士，也是在咬紧牙关硬撑着；连长、指导员、排长都在和他们一起干活，他们还有什么说的。陈涌很是感动，这些年轻小兵真好，这么累，有人还受了伤，却没有一个人口出怨言，他记得挎包里原来还放着一听铁筒“红塔山”牌香烟，这是打仗前妻子捎来的，他一直珍藏着，准备攻上山头后用来庆祝胜利。战斗后忙于打扫战场、汇报情况、组织防御，却把这听高级香烟忘了，应该拿出来给大家解解困，他伸手一摸，这筒烟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挤压得又扁又烂，那些烟丝被雨水一浸，更是烂成了一团。气得他把这筒烂烟一扔多远。离他不远的一班长正疲困得走神，突然见一样东西飞出去，误以为有了敌情连长在扔手榴弹，也慌忙丢了铁铲去抓冲锋枪。陈涌忙苦笑地摆摆手，大声向周围的战士喊了声：“休息，等会再干。”

那些战士听见这声命令，也不管脚下是泥是水就踉跄地往下坐。这种过于疲困而又难以自持的困态，陈涌看了好心

痛，他们确实太累了，早该休息了，可是，这是战争，不拼命干怎么行？打完仗一定让这些小兵美美的大睡一觉，还要叫司务长弄几条猪、羊来改善伙食。但，这时候他却怕战士们松劲，又提醒他们：“我们必须尽快把工事修好。山头是我们夺下来的，可不能在我们手里丢掉！”

战士们也不吭声。这些道理他们都明白，只是如今实在是太累了，没有力气回答。这些人的性格就是这样，别看现在蔫蔫的，枪声一响又会霍地跳起来，象一群小老虎似的扑向敌人。

一休息，陈涌又惦记起了副连长方兴和二班的战士们，怎么至今还没有上来？他们是为了支援连队从正面攻击，从阵地左侧那片树林里穿插。难道遭到敌人的拦击全都光荣了么？如果是那样，那就太惨了！指导员和他坐在一起，见他双眉紧锁，猜到了他的心事，就说：“我刚才给营部通了电话，副营长说已经派人去寻找方兴他们了。”

陈涌阴沉地摇摇头：“我看是凶多吉少，那片树林再稠密难走，也不能走一天一夜呀！”

指导员想当然地说：“可能是迷路了，也可能伤员太多，拉扯了其他人。敌人向那个方向轰击的炮火实在是太猛了。”

战前拟订作战方案时，多数人都预感到那片树林是条死胡同，熟悉这边境地形的敌人一定会在那里设伏拦击，这伙从前的“同志加兄弟”，太了解我们两翼包抄、中间突破的老式打法了。

但是一位领导还是命令他们连必须派出一个排从那里佯攻，吸引炮火。

陈涌愕然了，用血肉之躯去吸引炮火，这经得起打么？

一颗 152 加榴炮弹的爆炸面积有 300 米，杀伤力那么大，一个排能吸引几颗？

军令如山，不去怎么行？

副连长方兴这时候挺身而出：“连长，这穿插任务交给我吧！”

陈涌没有作声。按常规也只能由副职干部去，只是这次穿插不比寻常，是凶多吉少呀！

但，他还是说：“我去吧！你和指导员在正面掌握好连队。”

方兴怎么肯答应，说：“你不能和我比，你是连长，哪有主管去领偏师的道理！再说，你是有妻有小的，冲着嫂子对我那么关心，我也要代你去赴汤蹈火……”

陈涌一把抱住方兴那厚实的肩膀，好不容易才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
他俩是老乡，同年从滇西的一个山城参军，后来又一起进了步兵军校，两人一向相处得很好，只是陈涌比方兴大两岁，比较成熟老练，也就提升得快些；方兴好读书肯钻研，军事素养颇高，有他做助手，陈涌带的这个连队，工作很出色。

前年陈涌住院时，认识了军医院的一个医生，很快相恋、结婚，已有了一个近一岁的孩子，陈涌的妻子每年都要来部队探亲。她妩媚而又贤慧，常把方兴拉进他们夫妇的小屋里去吃小锅菜、喝酒。她见方兴还没对象，关心地对方兴说：她们外科有位年轻姑娘长得很漂亮，歌唱得也很好，等找个机会介绍介绍……

说得方兴心里痒痒的，当场满满饮了一杯习水大曲酒，

说：“好嫂子，你这才是真正关心小老弟，下个月我就请假去你们医院，你可得动员全医院的医生、护士给我帮忙，务求一战成功！”说得陈涌妻子只是“咯咯”地笑。

可是对于军人来说，这“下个月”可不是能由自己决定的，繁重的训练任务，这样那样的会议和学习，一个月、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。后来，还是陈涌妻子来信责备陈涌：“你这个连长怎么哪！给他放几天假嘛！你应该关心他……”

陈涌笑着把信给方兴看，说：“你看，我挨批评了呢！”

读着这位女军医用娟秀字体写的信，方兴这壮实的武夫又一次被感动了，那嗓子甜甜的年轻姑娘的歌声也仿佛在他耳边响着，那么柔和，那么迷人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他终于请了个假去“相亲”了。

确实是个朴实、大方、皮肤白净的美丽姑娘，方兴立即喜欢上了她；姑娘叫沈娟，早就听陈涌爱人说过方兴不少好话，如今，见了面也觉得没有虚夸，微笑着表示愿和方兴交个朋友……

那次见面后，方兴和沈娟书信往来了近一年，他和她都觉得应该再会见一次，把一些事情确定下来。她写信给他：“你下个月能来我们这里休假么？我们医院周围的山茶、杏花都开了，红的、白的，美得很呢！”

他读着信默默笑了，心想：山茶、杏花哪有你美呢！他回信说：我下个月一定去！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这“下个月”部队奉命开来边境作战。

如今想来，他还颇为后悔，早干什么去了，为什么老是“纸上谈兵”？他望了望那一片忙乱的军营，自我安慰地对陈涌说：“幸好我和沈娟还没有谈到嫁娶的事，不然可麻烦呢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苦笑了一声：“哈，光棍还是有光棍的好处！”

陈涌却问他：“你把打仗的事告诉她了么？”

方兴微微叹了口气：“我现在才有点后悔，开头是忙于作战顾不上，部队出发了，又出于保密，觉得难以下笔，就没给她写信。”

陈涌责难地摇摇头：“这可不应该。再忙，再为难，也不能不给她写信呀！我听说，她时常牵挂你呢！你们还在谈恋爱阶段，这阵地可得好好巩固。我说，你呀！至少一天要给她写两封信。”

方兴忍不住笑了，“一天两封信。你这个连长还不撤我的职呀！”

陈涌也笑了，“那就一个星期一封吗！说真的，我们这些连排长也确实辛苦，机关里的干事和参谋还有个周末和星期天，我们从早忙到晚哪一天能好好休息？要嫁给我们首先要忍受得住寂寞、别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也想起了自己的妻子，感慨地说：“说真的，我家的那个可真好，这几年两地分居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唉！我也是很少给她写信呢！”

说得方兴更是不胜惆怅。他沉默了一会，伸手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几张信纸，说：“这里有两封信，一封是给沈娟的；还有一封是给团长的，我对这次作战方案还想提些意见，可惜都没写完。如果我牺牲了，请你为我交一下……”

陈涌突然觉得身上冷了起来，他推开了方兴那塑料袋：“你别这么丧气。我们可不能还没上阵就想到死，古话说：哀兵必败，我们应该想到凯旋门、胜利的鲜花，还有你和沈娟的再次见面，抽个时间把信写完吗！”

方兴只好又把信塞回塑料袋，苦笑地说：“我不是孬种，该冲杀的时候我决不后退，不过，请你放心，我不会莽撞，但愿我们能平安地迎接胜利。”停了一下，他又脸色严肃地说了一句：“就这么定了，这穿插任务交给我。”

如今，方兴在哪里呢？是在树丛中疲惫地歇息？还是受了重伤被抬往野战医院？想到这些陈涌就心情烦闷。

阵地左侧的一块高坡上有一株被炮弹削掉半边的老杉树，夜里寒冷潮湿，残剩的枝叶低垂下来，象在肃穆地沉思。那弯冷月浮游了一会又被乌云吞没了，天空又飘起了雨点，这夜间山头上的雨水，不同于白天，也不同于山下，凉得好象刚刚从九霄深处的大冰箱里泼出来。他们只穿了一件已被战火硝烟和铁丝网撕得破烂的单军衣，怎么能抵挡高山雨夜的苦寒，身上都冻得起了鸡皮疙瘩。一个战士请求道：“连长，烧堆火烤烤吧！”

陈涌摇摇头：“不行，你是想找敌人的炮轰？”停了一会他又对战士们说：“再坚持几小时！等接防的部队上来了，我们就可以下去换洗衣衫、烤火。现在我们虽然苦一点，总比那些受了重伤的和牺牲了的同志们要好得多！”

战士们默然了。

陈涌又想起了方兴说起的那两封信，后来一忙，也忘了问方兴，有没有写完、寄出？

雨濛濛中他仿佛看到方兴负了重伤，正艰难地在大森林中爬行，那本来大而有神的眼睛里满含着忿懑，似乎在说：“好啊！你们胜利冲上山头了，也不来接应我们。”

他眨了眨眼睛，面前的幻影不见了；过了一会，他又仿

佛看见了沈娟那清秀的脸庞在移动，好似在四处寻觅：方兴，他到哪里了？怎么不给我一封信呀？

1979年春天那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，部队刚撤回边境休整，生者和死者的家属就陆陆续续赶来部队，把驻地附近的民房挤得满满的；有的为自己亲人凯旋归来而欢欣；有的因为自己的丈夫或儿子不幸战死而悲泣；这欢乐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的战后场景，搅得那时候还是排长的陈涌心绪烦乱极了。战争原来不只是简单的冲杀，还联系到千家万户的欢乐和痛苦呢！他那时候发誓，如果将来有了老婆，一定要叮嘱她，自己无论是生还或者死去，都不能那么急匆匆赶来部队，那会给首长和同志们带来多少麻烦呵！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才明白自己想事是多么简单。现在又打仗了，战后当然还会有许多家属上部队来，自己这次很幸运，除了几处擦伤外，一块肉也没掉，如果妻子来了，她肯定会又惊讶又喜欢的；方兴和沈娟还只是在恋爱阶段，她会不会来呢？如果方兴不幸牺牲了，沈娟肯定会向自己打听方兴的事，战斗前，方兴说过些什么？那该怎么回答呢？

雨“哗啦哗啦”地下大了，乌云低低地压下来，山野象被墨水泼了似的，山峦、树林，又在云雾中隐没了；敌人很可能趁机反扑，那些生长于亚热带南方，又善于丛林战的越南兵，最喜欢夜战雨战了。他紧了紧身上的皮带，沿着水深过膝的交通壕走了一段路，找了个视界较开阔的位置向敌人那个方向仔细观察；起初，前边黑雾腾腾没什么动静，过了一会儿，突然对面山头上有微红的亮点闪烁了一下又消失了。

陈涌立即警觉地命令战士们进入战壕和掩蔽部。

过了一会，那边山头上几个高音喇叭同时响了起来，一

个柔软的女声在缓缓说着：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们，现在我们广播你们的战友、新近向我们人民军投诚的副连长方兴的讲话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陈涌惊得往前一栽，半个身子都扑到了面前的泥水里。他以为是自己过于疲累，听觉出了问题，忙用指甲狠狠掐着自己脸上的肉；可是，那可怕的声音还是一句一句从对面山头上传过来。敌人选择的这个女广播员，是个口齿清楚，北京话说得很流畅的年轻姑娘，她善于抑扬顿挫地表达感情，使听众产生一种信任感。她念道：“这两封信，一封是给我的女朋友沈娟的，一封是给我们团长的，原来我想请我的连长陈涌转交，如今我身在这边，只能由我向你们公开地表白了：对于这场战争，我是持有不同看法……”

陈涌气得抢过了旁边的一挺机枪，朝那边山头“哒哒哒”一个急速射。距离太远，机枪射程不够，方兴的那篇反战宣言还是继续在山野间传播。

雨声嘈杂，敌人的广播声也就时高时低时远时近，这一丑恶的呐喊，很快传遍了这一线十几个山头。这比千发重炮还要震撼人心，到处都响起了愤怒的机枪声，想压下敌人的广播，更想打击那可耻的叛徒……

陈涌这个连的战士们好多人都惊呆了，有的愤怒，有的颓丧，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可耻的叛徒恰恰出在自己连里，那胜利夺下山头后的自豪感，全都被冲没了！

陈涌没料到自己的名字也上了敌人的广播，他象被一盆污水泼过一样，觉得全身腥臭难闻。他气得对报话员大喊：“叫炮兵轰他们！轰这些杂种！”

几分钟后，一发接一发炮弹从山头上空掠过，飞往对面

敌阵地，敌人的广播才嘎然中断。

炮声停歇，雨也停了，月亮又悄悄地从云层里爬出来，把冷冷的清光撒向阵地。陈涌颓然地坐在一截炸裂了的钢筋水泥板上，他很后悔，那天没有把方兴的那两封信接过来，如果，当时知道那两封信的内容是这么反动，他会当场收拾这个早已怀有二心的家伙。

虽然，敌人的广播已被我们打断，陈涌却很明白，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停歇，过上几小时，或者一两天，他们又会叫喊的，说不定敌人已通过无线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，在以后的广播中，还不知道方兴会怎样一再提起自己呢！他越想心里越烦乱，浑身就象被一团烂泥糊住了似的黏得难受……

一班长走近陈涌身边，气呼呼地问：“连长，这个方兴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。”他没好气地说。

“太不应该了，他，他是副连长呀！”憨厚的一班长说。

他更火了，“副连长又怎么的？林秃子从前还是副统帅呢！”

一班长知道陈涌这时候正窝着一肚子火，也就不再问了，只是挨着他坐下，过了好一会才轻声说：“我看他平常为人还正派，这次战斗前还积极地带着我们搞训练，鼓励我们杀敌立功，怎么他自己却背叛祖国了？”

陈涌抱着头没有作声，自己和方兴相处多年，以后又成为他的上级，他的言行自己还是比较了解，战前确实没有流露过怯战和反战情绪，虽然那次讨论上级发下来的作战方案，表示过不同意见，也是从实际出发。并没有反战的思想。难道他争着去树林里穿插，是有意闪开大部队，便于投敌吗？

他脑子里如同灌满了铅一般的沉重，又象倒进了一盆浆糊似的粘糊。只是自言自语地叹气：“唉，这个人哪！这个人哪！太出乎我的意外了！”

二

天亮前，接替陈涌他们连的后援部队上来了。这支部队一直蹲在二线待命，不仅弹药充足，一个个也都求战心切，还慷慨地把带来的罐头食品让陈涌他们大饱了一餐，才送他们下山。那个圆圆脸，眉宇间一股傲气的年轻连长握住陈涌的手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你们就放心去休息吧！既然是我们来守山头了，敌人就别想占便宜。”

陈涌满脑子心事，只苦笑了笑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从开始进攻到撤下山，前后只不过二十几个小时，陈涌他们却象经历了漫长的年月，本来都是壮实的小伙子，如今全都又瘦又黑，憔悴苍老，那糊满了泥水的军衣，更是被炮火硝烟和荆棘铁丝网撕得破烂不堪。上阵前，每个人都带有两百多发子弹，现在各人只剩下了十来颗，大大减轻了负荷，可是，由于出了方兴这桩可耻的事，从连长到士兵的心情都那么低沉，一点也不象别的连队胜利往回返时那样轻松愉快，更没有那种又欢呼又拥抱又把帽子高高抛起来的愉快情绪。

陈涌戴着一顶被子弹打缺了一块边的钢盔站在队列前。尽管心绪烦乱，还想抖擞精神对战士们说几句鼓励的话。

战士们也沉默地站在暗黑的雨里望着他。

“报数。”陈涌下达命令。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声音铿锵而又短促。除了方兴带走的二排外，从这里进攻山头的人数原来是七十四个人，如今少了三十一个，他们有的在冲锋途中就倒在半山坡上，有的是在阵地上短兵相接时负重伤或牺牲，烈士的尸体和重伤员已在几个小时前陆续由民工用担架抬走了。

陈涌的脸庞被山风和雨丝打得冰凉。他本来准备了几句话要说，奇怪的是那些平日用熟了的豪言壮语现在只是在喉咙里打转，怎么也吐不出来，沉默了一会，他只好黯然地说了一句：“全体幸存的同志们，脱帽，向我们英勇为国捐躯的英雄默哀三分钟告别！”

他首先摘下钢盔，任由雨水从头上浇下来，然后带头默默地往山下走去。战斗前，他有过不少豪迈的设想，如果攻下了阵地，他一定用石头垒一个凯旋门，上边镶上第一名冲上山头的人的钢盔，插上鲜花，刻上全连人的名字……如今全都被那个突然出现的叛徒把他们的美好心绪破坏了。

来接防的连长却被这悲壮场面所深深感动，那股少年傲气也一下子消失了。是啊！他们这个连为了夺回这个山头，打得很苦，也牺牲了很多人的呵！别看他们衣裳褴褛、军容不整，都是英雄呢！他庄严地把手举到帽沿，直到送走了最后一个士兵，才把手放下。

这山势是北陡南缓。靠我方这边有条陡滑的小路，敌人占据山头后，小路长久没人行走，逐渐被茅草和灌木丛所湮没。攻下山头后，为了抬运伤员和便于后续部队上来，团里派配属的工兵排除地雷，砍去荆棘，又踩出了一条路。现在天黑又下着雨，颇为泥滑。

陈涌嘱咐战士们小心行走，力求能抓住旁边的小树、茅

草不跌倒，但后面还是不断传来“扑哧扑哧”的跌倒声音，以及钢盔铁铲在岩石上碰撞的“叮咚”响声……

他们连被指定驻扎在山脚下一个树林里。这旁边有几座天然的岩洞可以防炮，在洞外大树下把帐篷一支撑就可以休息。如果敌人反扑，还能够随时接应山头上的守军。

炊事班已在岩洞外的泉水边埋锅造饭。绿色的帐篷，清凉的流水，灶底下闪烁的金红色火光，使经过几十个小时行军战斗、疲困已极的战士们又活跃起来。有的拿出毛巾牙刷凑向泉水边去洗漱，有的蹲在灶火前，贪婪地嗅着那逗人食欲的米饭香味……

陈涌把连里人的住宿位置分配好，又到各个排巡视了一遍，经过炊事班时，要了一碗热米汤，放上盐、辣椒、生姜喝下去，才觉得身上稍为暖和了一些。

这时候，是上午九时左右，雨也停了，只是雾很大，整个山脚都被白如扯絮的浓雾罩住，相距几公尺就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他想在吃饭前睡一小会儿，可是心情烦躁怎么也睡不着，帐篷里除了一堆干草外，什么也没有，放在后方的衣物、被子都还没有运上来，他们只有在草堆上歇息。

这些草本来还干燥，民工把草从附近的农场往这里搬运时被大雨淋湿了，草里散发出一种难闻的霉味，陈涌和战士们却感到这比躺在满是泥水的阵地上舒服多了，他们把枪枕在脑袋下，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
陈涌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，老觉得自己在泥泞的山路上转，在铁丝网下钻，还迷迷糊糊的听见有个甜甜的声音在喊